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六

釐正類

及時脩舉急務以隆治安疏

陳王道 萬曆六年任

臣聞資理之要圖之於未形也爲之於未有也故可以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而垂之於無窮我祖宗立國開基肇造區夏並建兩都均重也而留都實爲根本重地其諸司之建置百度之振肅法紀之森嚴視之輦轂下無殊也顧承平既久玩愒日生不無廢弛之弊臣愚所見方今時事最要所宜亟爲之圖者蓋有二焉一曰飭武備也一曰脩文事也何

謂武備之當飾蓋南中地土夷曠城郭溝池廣衍其
城內則延袤九十六里外郭則周遭百八十里高壘
深塹雉堞連雲非不金湯固也而聲援策應防守實
難以故統轄備禦之制星列棊布極爲周密有中官
以爲之內守備有勳臣以爲之外守備參贊則屬之
兵部尚書軍於京城裏外者爲衛四十有九操演場
所凡六簡閱以時蒐乘勿替其揀選汰斥歲率以爲
常宜其士馬服習將率驍勇可恃以無恐矣　臣愚切
以爲未也文具徒存而實用鮮裨也老弱選耍取盈

原額之數曾不聞有一趣距刺蜚之輩乃其壯勇余
丁固自在也脫有緩急　國家亦奚賴焉爲今之計
須責任內外守備等官時時督率將領申明紀律愼
意汰選毋踵故習罷弱者悉爲革去精壯者即以充
補約束既定行之有常毋得緩怠則自然營伍充實
將惟所欲用之矣再照南京六部官額設尚書一人
侍郎一人邇年以來止設尚書而侍郎亦不復更置
蓋謂其事省而官不必備也臣　切以爲六部惟吏禮
二部曹務頗簡而刑工次之即以尚書一人總之諸

司務隸之亦足辦事若戶兵則不等也今戶部尚書
總督糧儲侍郎一人而兵部則無之矣夫足食足兵
爲政所先戶部所以不廢侍郎之官者爲其
國儲積貯所係非輕足食也兵部爲兵戎所寄軍
國之大計攸關即居常無事時籌策計畫商確可否
獨可少此官乎夫兩都事體相同北部自本兵以外
復有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南京即不能効爲之而兵
部侍郎之補置固其必不可已也何爲文事之當脩
我　國家開科取士以三年爲期兩京十三省各粉

立貢院其生儒號舍俱預構之甃以甎植覆以簷楹
規制整齊葺治堅厚可垂經久各省皆然也惟南京
則臨時搭蓋蓬廠僅足容膝不蔽風雨竊見晝明繼
以燈燭則風火可虞事竣則以芻狗視之且鞠爲蔬
園矣夫　朝廷設科廣求才賢甚盛典也而京師
首善之地顧因陋就簡一至于此豈非以其費浩
煩而慮始之不易耶　臣嘗周爰相度約號舍之數僅
四千四百有奇計所費不過二萬餘金足矣即欲新
其堂宇美其輪奐不過三萬金可無加益矣夫不一

勞者不永逸若經營創造措處有方擇委廉幹董治其役可量工而就者我 國家胡惜此有限之費而不爲之也矧南京上下關設有抽分稅課局征榷商人本色折色則竹木樸料等項緣江而下者比比鱗集也浹歲以來所榷杉篙之類朽腐不堪用者奚啻萬數藉令以此爲號舍棧棟之需何至積于空虛無用之地乎此 臣所目覩者私竊重爲之恤也不獨此耳又有利弊所在其事若瑣屑而興利剔弊者所關甚大不敢不一一陳之夫南京太常寺光祿寺衙門

及　陵寢歲時供應犧牲例取諸榷稅每猪三十口稅一所從來舊矣顧法久弊生不便于民且隱匿不報稅者十之四五其佻儇無賴往往糴販私猪糾類聚徒越城弔入持械衝擊無復顧忌直以城垣爲梯徑即直警人役邏而得之懼其黨與衆多莫敢誰何南中在仕官每一聚談間僉曰是漸不可長也將來有大可虞者臣切憂之嚴行守禦官及五城兵馬司痛爲禁約且令其從長集議有可通變宜民弭患遏盜者一一開報隨該守禦浦子口都指揮僉事嚴

驃南城兵馬杜凌雲等會議前來謂不當復稅商人之猪第責令屠戶報名在官每猪一口量納稅銀三分官給小票赴宣課司輸納仍榜示通衢曉諭則稅既輕省易辦即無賴者亦自重也犯法私猪之弊將弗戢自止矣若泥于三十稅一之制則彼賈竪市販者挾幾何貲安得一一足此數乎如必欲足此數直須等候別商計總而稅則留難抑勒且重苦之矣是則奸弊之所由起也夫都民戶口實緐一日屠猪不下五六百口稅之所入不惟祭祀之用足以取給而

朔年奇羨尚可贏一二千金也 臣 即以此事諏訪閭

閻無弗踴躍稱便似可創爲之者語曰福生有基禍

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聚黨越城禍之胎

也萌芽不折將尋斧柯矣試一變通之獨不可以消

厲階杜釁孽乎矧于城守之備亦非細故而興作工

力之資且未必無小補矣此 臣 愚芻蕘一得之見輒

敢冒昧

上陳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如果 臣

言有可採擇俯賜施行則庶幾武備飭文事脩而留

都重地可綏固於無虞矣

嚴禁令弭盜賊疏　張友舜萬曆六年十月上

臣先奉南京都察院劄委巡視　皇城四門復劄委巡視京城地方凡該管事務法所當理者一一申飭兵馬指揮千百戶等官一體舉行不敢廢墜幸

國家成憲具在人咸遵守地方亦賴清寧但其中事有牽制法難遽行者必須互相經理方能克濟謹披瀝愚衷敬爲　皇上陳之切見　皇城乃尊嚴重地祖宗先陵祭品　上用物料錢糧俱各在內管理分辨其內供奉御火者等項員役非巡視之職所

得約束故令歲在內人役或自縊或投池不數月死者相繼且家人親識工匠人役往來出入䙊然混淆雖經原奉有　題准門禁事例俱日久漸馳人心懈怠少知遵守致難盤詰若不申飭嚴禁如前火者陳洪被刼即係在內往來尹宗張爵之輩設或庫藏可窺安知其無他變乎此在內　皇城門禁所當謹者也再照南京地方廣潤居民鱗列商賈蝟集寇賊奸宄本難悉辨故四方刼掠者亦潛入京假裝貴遊豪倸宿娼飲酒一入樂院重門委巷邃室高樓任其自

樂本房樂工只圖厚利兵番緝捕動輙拒阻卽便拏獲一時贓証不明事過之後又告稱嚇詐財物以致不敢輕動及內外大小寺觀不止百計且分門列戶居止參錯或師徒三四人多至八九人卽有遊方僧道在外行刼一入安宿一時難知是以揚州商人宋國徵被刼乃僧道余小庵胡雲霞其來舊院嫖飲者乃李七王近陽也若非密緝得獲安知不延蔓橫行耶此在外各城所當嚴者也易云履霜堅氷至則防微杜漸不可無矣語云智者見于未然則思患預防

不可忽矣矧留都爲根本重地京師又四方之極如
不申明法紀何以消弭盜賊以固　祖宗首定之
業哉且事專職掌法當並行其在　皇城內各衙門
係內守備司禮監該管非巡視之所得與也伏乞
勅下本監示諭各內官衙門有不得已事情送本監
究治或輕或重據法審據不許淫刑拷打致死非命
并照原奏　題准事例凡內使火者家人出入俱
要懸帶所給銅牌及各一應工匠并各衙門應用人
役亦要懸帶本等脚色牌面如有更代不常亦須添

置給帶守門官軍照牌看明方准出入如無前牌即係奸細拿送內守備衙門究治庶幾稽查慎密而內城專嚴之地自肅然難犯矣其各樂院寺觀又屬禮部該管亦非巡城之所得與者也伏乞

勅下本部行令各寺觀庵院如有僧道投宿須要住持赴官投名迹有可疑即密行稟報敢有隱匿事發之日先將主僧住持究罪本主房屋改公所各院樂工亦行令不許窩藏面生歹人如有可疑即行密報所得財物亦不追究敢有隱匿事發之日照弘治年

間事例將樂工色長治罪樂婦住房變賣入官庶幾
法度詳密而外城無虞都會之地自矻然永固矣

申明職掌疏

郭惟賢（隆慶甲戌）

臣奉南京都察院劄委掣鹽除一面遵照近　題季掣事理行批驗所儹鹽船及期赴掣外卷查得淮南水商解綑小鹽例赴南京石灰山關聽御史掣驗遇有夾帶及鹽斤短少者問罪罰贖完日將銀兩解貯南京戶部轉解濟邊此法相沿已久諸經管者亦多悉心清理似無容置喙矣但　臣謬承差委隨詢之民瘼采之輿論因得於事例之可倣而行者其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　臣惟　國家之設官分職也職在錢

穀則理錢穀之務職在糾察則理糾察之務如南京工部龍江竹木抽分專委主事一員管理而南京各道御史不過監督之而已盖惟有專官則事易責成惟有監督則弊無從滋於協心共理之中寓相維相制之義法莫善乎此也而何獨鹽政一差有不然哉臣竊有以喻之今夫千金之家舉所積聚悉掌握於一人之手爲費易耳使有一人者掌之又有一人者朝夕按簿牒督而稽焉卽欲恣費不已難乎理國計何以異此夫鹽政臟罰俱解貯之於計部又經計

部轉解則此項銀兩乃南京戶部錢糧雖聽該部委
官分掌之可也既可以貯該部之帑獨不可以協管
于該部之官乎即使委及於御史亦止宜倣監督抽
分之例查其船隻之多寡若何覈其贖鍰之贏縮若
何所謂一人掌一人督而稽焉者也奚得獨理之而
獨專之耶何者 臣 臺臣也職忝糾察錢穀之務自有
司存而非 臣 之所宜專也借云此項銀兩係批發上
元江寧二縣收貯為務頗簡似不必別委以分事權
然而政關利源則稽查宜慎利經多手則奸弊易生

與其經臣之批發又經該縣之追收而後傾銷解部展轉之若此此煩擾也孰若以該部之銀隨該部委官掣收而以臣監督之於法不尤為直截於事不尤為歸一乎方今朝政清肅百度惟貞諸凡省直之贓罰俱欽奉明旨諭令撫按互相稽查矣矧是掣鹽之務其所關于邊餉之需者事亦非細烏容循于故常之安而不為之所也伏望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如果臣言不謬乞照南京工部抽分之例行令南京戶部專委主事一員臨關秤掣仍咨南

京▮都察院輪差御史按季監督之其餘應行事宜悉聽▮所司從長詳議如有營私罔公減少　國課者容臣　指名參究庶乎責任專一而臣工之職掌不淆稽覈▮詳明而軍需之詘乏有賴矣再照理鹽固所以足國用而足　國莫先于惠商所謂惠商者豈必蠲其常課而可取之利盡置之於不取哉與一利莫若除一害而省一分則商受一分之賜惟去其所以害商者而其所以利商者自在也　臣　聞鹽商之赴縣納銀也全▮憑保歇攬納此輩多積棍無賴詐稱勒騙者既指

一而秤手甚至攬銀入手自挐家通逃縣官急於完

繳實收仍拘正身重復陪納商人敢怨不敢言此包

攬之不可不嚴禁者一也掣鹽之法數多者罪擬夾

帶短少者罪擬盜賣緣夾帶納贖重於盜賣故秤役

隨[illegible]因而上下其手需索已遂即爲報數少未遂即妄

報[illegible]數多自非躬親截查則增損任之而已此秤掣之

不可不親驗者二也鹽商投文到關每名私送該關

官吏共銀三錢以千名計之則數盈三百矣又歇家

指[illegible]冊各衙門使用名色每船一隻索銀一兩以千隻

計之則數盈一千矣多方剝削管費不貲此常例之不可不嚴禁者三也又經收吏役勒騙火耗每兩多至一錢少亦不下四五分故一遇罪單到縣吏役往往爭收夫商既變鹽價以入之官矣又辦罪贖以輸之官矣吏復勒其耗餘而取之彼所獲幾何而能當此誅求之困耶此耗餘之不可不盡革者四也以上四弊均爲蠹政病商之尤者 臣竊謂商人之熙熙爲利來也固將徼其贏餘以博富厚也乃各奸之朘彼以生而使之無以爲生者其弊類若此如不及今明

禁安保夫攺差之後寧無營營射利之役尋踵故轍
而恣害者乎伏惟　聖明留意併　勑部院議
覆容臣遵照施行有蹈前弊者重治之如此則宿垢
盡剔而實惠曁沾富商輻輳而赴掣恐後其于鹽政
未必無萬一之裨矣

陳察吏保民疏　　彭而珩萬曆十五年任

臣愚昧迂疎不識時務荷蒙 天恩拔錄濫列南臺待罪言責欲攄一得以仰報 大造於萬一而未能也伏思吏治之汙隆民生之休戚二者所關係於 國家甚重我 皇上在御風勵吏習勤恤民隱 德意甚感則臣子欲匡時效忠宜莫先於此者用是不避芻蕘之愚少效涓埃之悃謹以察吏保民切要事宜條列五款冐昧上 請伏乞 聖明采納 勅下部院覆議施行天下幸甚 臣愚幸甚

一公舉刺以風吏 臣惟激揚吏治莫要於舉刺故舉刺之權專寄於撫按官誠重之也舉刺有得失而庶吏觀望係之可不慎乎 臣觀今撫按官秉公道以辨吏治所舉所刺往往協於人心似無容喙第恐拘攣或有未破鑒別不無失真尚有一二當酌議者以薦舉言之藩臬職分稍崇其舉動猶爲易見下至群有司則耳目所難周矣豈無簉仕矯飭一登薦剡輒以官成而虧晚節者乎豈無守悃愊後聲名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者乎使矯飭者一薦偶及繼薦接踵悃

惱者初薦偶遺終不與薦則誤矣郡守薦舉稍寛推官次之若縣官則人多而薦有限也豈無處地方之美者事能力辦聲譽易博取薦之易如探囊乎豈無處地方之難者竭力盡瘁無以自見望薦之難如登天乎使美地薦者相望人視以爲捷徑難地薦者廖廖人視以爲苦海則偏矣至於論劾一節容有貪難察因彌縫之善竟得以漏網者亦有孤危易傾因萋菲之及不免於覆盆者劾語必用排偶則敷衍成章而事情半爲影響者有之証據少有錯漏則横口

展辨而隱奸又得倖脫者有之有一於此非枉則縱
夫是數者舉刺之弊由習矣而不察故雖在今公道
昭明之世未必無者　臣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通
行撫按官今後務秉虛明益精鑒別其薦舉也毋忽
矯飭而濫及變節之夫毋持成心而致遺悃愊之輩
當難地者有勞必錄處美地者勿狥其名其論劾也
毋爲彌縫所蔽而致漏奸貪毋爲風聞所誤而致有
枉抑劾語不妨直書証據不厭詳確若撫按舉刺有
蹈前弊者聽科道官訪實糸究如此則鑑衡不爽勸

懲以聊吏治日興而生靈蒙福矣伏乞

聖裁

一重律令以明法 臣惟我 國家律令之設堅如金石諸犯罪得贖者一二有明條在焉司獄訟者奉三尺以從事一罪一贖公而無私雖言贖鍰有無多寡何傷乎第假公濟私積弊已久其在今日良吏雖盛而不肖之徒舞法爲奸者亦未嘗無之 臣聞近時有司治訟有不論情節何如輙罪以不應罪名者有罪止於笞越本條而加之杖者是利其贖而故入之也

有富豪巨室所犯情重乃不盡本法豈擬輕罪而罰以穀石之價者或罰以修理工程之貲者是利其贖而故出之也若此者以法律為弁髦而任意軒輊以訟獄為壟斷而多方漁獵可恨孰甚焉故貧民無力而混擬有力則賣產鬻子無所控告富豪以有力而輒得末減則作奸犯科無所顧忌民之膏脂日削國之法典日盭未必不由之矣臣乞

勑下法司通行在外掌印問刑等官今後一切訟獄務守憲章人無可罪者雖不應毋得擅坐罪不可贖

者雖富豪毋得輕縱有本條則不得他分巳問罪則不得再罰在藩臬守巡等官各宜持法守正表率屬僚其撫按舉刺群吏必以是爲臧否有仍前舞法者叅劾不貸庶乎吏知奉法而民自得所矣伏乞

聖裁

一慎委用以釐弊臣惟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得其人則百姓蒙福立見不然使匪人當事雖一朝一夕未必不貽虐於民也況積日累月乎今各省直州縣遇正官缺必委官以吳其事然所委之官不皆由正途

者其府衛幕職州縣佐貳等官亦得與焉蓋正途中有自好者輒欲避署印之嫌其餘祿祿者鮮有得上官之委若前項小官或由納粟或由刀筆其人每工於鑽刺習於逢迎故得承乏而攝州縣之事此輩中賢者最少不肖者實多蓋其以貲得官急圖取償一旦操得為之權有如持券而索之於民又況前路有限不復有分外之望則凡壞廉喪恥之事何者而不可為哉由是吏胥隸卒夥為一家閭閻百姓任其剝削官一日之事則圖一日之利圖一日之利則貽斯

民一日之害故小官署印以贓敗者接踵求其法守自全者十不得二三由委用識之不早故也　臣乞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在外各該衙門令後州縣署印宜專擇府佐官之賢者委之或本府乏人卽擇委隣近府佐官不然則擇委教職中之茂壯通達者其府衛幕職州縣佐貳等官不得一槩濫委以貽患地方倘遇正官入覲之時及有州縣稍多之府委官人數不足不得已及於此輩亦宜擇其人之謹厚者及由貢途而年未衰者然後用之盖府佐等官豈人人

皆賢但多出正途則猶知顧惜稍圖前進則敢不競

持藉令有祿祿者猶愈於殃民者也以彼視此不可

以同日語故委用宜愼無非爲斯民計也伏乞

聖裁

一權積散以足食　臣惟民以穀粟爲司命國以儲蓄

爲大計今天下軍衛有司所在有儲遇災而賑鮮濟

於事此曷故哉良由穀價貴賤之間未之調停耳　臣

愚以爲　國家自貯穀備賑之外即錢糧積散亦可

以操穀價而使之平以佐百姓不時之急者葢各處

錢糧本色折色原有坐派其存留給散放折亦有定額在米價適中之時本折兼放固爲良法但有時米極賤而所放者米則得米者費用甚易有米極貴而所放者銀則得銀者謀食甚難米賤之時放之如倒而倉無餘積則米貴之日即欲多放濟急而無可放處矣臣聞事有經權貴在便俗是故歲無常稔亦無常歉稔則穀多而賤歉則穀寡而貴賤則民利於折銀貴則民利於本色此物理人情之常也茲欲使米價不甚相懸民食不至損乏宜於錢糧積散之間一

劑量之乞

勅下戶部酌議將各處軍衛有司存留給散錢糧若給軍士給募兵等項除米價適中之時應照舊本折兼放外如遇米價賤甚當放本色之月亦暫以折色放之量增本地時價十之一遇米價貴甚當放折色之日亦暫以本色放之量減本地時價十之一人情見利則趨一增一減之間而利在焉人未有不樂從者亦未有不以爲德者米賤而少放則不至暴殄若泥沙米貴而多放則不至騰踴如珠桂米有羨則可以抵銀之不足銀有羨則可以抵米

之不足本色折色俱不必求諸常額之外惟在一通
融間而倉庫兩不告匱民食亦不至乏此法之立於
俗甚便蓋權以經濟而不悖乎經者也至於羨銀宜
扣貯另櫃以防吏胥挪移之奸羨米宜扣除另倉以
省官攢守支之勞其委官查盤悉照近例庶此法之
行可以無弊矣昔齊臣管仲曰民有餘則輕之人君
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重故財可得
而平又曰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
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此

其意可倣而用者也伏乞 聖裁
一酌催科以救災 臣惟催科與撫字二者缺之不可
惟緩急之間酌之以時則 國計民生兩無病矣頃
河南陜西等處災歉異常我 皇上憫念民艱破
格蠲賑一時待命之生靈賴以延活者無算第飢荒
連歲膏血盡枯故併蠲起運一節諸臣數以爲請乃
司計者輒難其議無非爲 國家抱遠慮耳 臣等復
何容喙但 臣愚竊謂 國家惟正之供固不可以缺
錢糧征輸之限則猶可以暫寬 臣近見人自中州來

南都者言河北諸郡災重地方樹皮食盡村竈烟稀十八在途僵者五六此其危迫之狀不出於目前諸臣疏中所指但瘡痍之民延久而不起聞之可爲寒心當此之時催科如故竊恐追併徒急辦納寔難況民窮易與爲非又不獨流亡可慮也故錢糧不蠲者臣願以緩征之夫災地有司近經精覈其中豈無勤心於民謨者然而催科考成勢有所驅孰肯爲小民而甘違限之罰乎 臣乞 勅下戶部行河南撫按官備查通省之中某府災歉爲甚一府之中某州縣

災歉爲甚將見征錢糧量與百姓寬之如原以三限征者今暫寬爲六限原係夏秋完者今暫寬之冬春諸如此類悉聽撫按等官隨地酌議令有司奉行以甦民困仍於考成之時爲之分別焉待其歲事有成生意漸復然後仍舊限征之庶乎有司不迫於叅罰則撫字可施飢民不苦於征求則非心自息　國計民生兩有賴矣伏乞

聖裁

議處留都屬臣以重根本疏

党　傑 萬曆十三年任

臣惟我 朝兩都並建官職並設視前代爲甚盛矣顧地里之相去甚遠南北之形勢亦殊夫地遠則人情難於萃而易於渙勢殊則事體難於合而易於離此在今日不可忽以略也即如官職一事沿習偏廢南中爲甚識者增慨久矣臣爲我 皇上言之稽諸 祖宗時建設京官南北一例升除遷轉彼此相同此固 祖宗之睿識良有深意存焉者也

後來不知始自何年立爲定例南京部寺等衙門各屬官止就南京陞轉不論年限不拘歷任一槩在南及至資俸相應率卽外補以去臣逆其當時可以就近爲便嗣後相因遂爲故事一經任南則才力不問其優劣槩曰此南官也職事不問其煩簡槩曰此南差也以故往往典銓者每以舊例爲當然不復一加議處而南北門戶從此分矣噫西京者四方之極也視彼各省原自不同故乃從而拘泥之不知京有南北　國家之官職可以南北分乎人有南北而

國家之事務可以南北限乎甚非設官之初意也且
外省各官有由州縣等官轉陞在京者此爲出入均
勞今南京官竟不能如外官入內之例况各部堂上
官亦有自南而北者獨於司屬各官靳此例而未開
臣恐鼓舞豪俊之術不如是也南部臣考滿計其程
限二千餘里以水陸則有盤纏之費以往返則有人
事之費京官俸祿所入幾何而能當此費用且三年
考滿者例截日住俸而身往北焉近者率送妻子於
其鄉遠者妻子蹴居於京邸朝夕幽閉啼飢號寒往

往有之談及於此殊可憫惻夫六年考滿不赴部不
任俸蓋爲體其情也而三年者獨不可體乎兩京各
差諸臣考滿止令造册報部爲職守不可離也今南
京在任之臣凡一事一職皆公務也獨可以歲月曠
乎且外省各官每遇考滿之期有撫按保留者有不
准考滿者則外官以考滿而赴部亦無幾矣今南京
諸臣無大無小俱赴吏部考滿而一應事體倍難於
外官　臣恐憫恤勞匱之義不如是也故近時南中諸
臣在任者率以病而求解登途者率以病而告回夫

人情孰不欲同奮精時而消沮若此誠有大不得已者以嬰其情也雖盡臣事　君不以南北易慮然臣愚
朝廷之設官惟取其有益於　國家也而顧以南北之門戶風之耶此甚不可也方今
聖明在上銳意用人以起廢則有議以邊才則有議以行取官員則有議凡爲遴才計也顧獨於在南屬官拘泥往例而一切待之獨何歟臣　知此非出於
皇上之本意也亦非當事者之本意也特以歲久因循相視未發耳臣　望　皇上加意根本一視臣工

將臣所言　勅下吏部從長計議以後南京部寺各衙門屬官中有資望相應輿論共推者合無准照在南各堂上官事例間一北轉以示優異未必非鼓舞之一機也至于考滿一節既不能如外官之例又不能如各差之例合無比照六年事例止令造冊報部以憑殿最免其赴北過堂庶免於勞費而職任亦有考核未必非憫恤之一端也或曰北轉之例一開則事體不免更張臣謂南中諸臣凡丁憂赴部者率即補北矣又何疑於此乎誠開此例則南北均可習

聞而臣工均圖報効有裨於治理亦多矣此何爲而
不議耶或曰考滿之例中止則事權將移於南部臣
謂外省撫按且有奏留之事兼三年考滿已屬之在
南部院矣又何疑於此乎誠免此行則
皇上不過少一朝見銓部不過少一過堂而斥涉操
縱之柄固自若也此何爲而不議也誠如臣言則南
北相爲聯屬有以一天下之耳目內外相爲維係有
以一天下之心志此固萃渙合離之長計而根本可
賴以崇重矣

復科塲舊制疏

潘維岳

竊以致治之要在於取士而甄別人才在於鑑空衡平之有人鑑空則精於品藻而可免魚目之混衡平則公以較藝而不啓私倖之塗是以眞才並出俊義彙征而致熙隆之治有由也我　太祖高皇帝開科掄才司之考校者惟務得人不以職任爲限典至隆也其後於京闈之同考各省之考官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寖失其初弘治嘉靖年間大臣上言宫議乃照　國初之舊嘗選部寺名流司京省之

考蓋曠典之舉者屢矣臣知以任自重而請託罔聞士亦乘時思奮而倖竇不事故一時主司有得人之譽士子無抱才之嘆各相淬勵舉忻忻以覲其盛如今崇祀王守仁以刑部主事出典山東今試錄傳之人世燁然有光俾數十年之後讀之猶可想見其美他可知也迨嘉靖四十三年兩京鄉試仍舉部臣爲之同考非以首善之地爲獨重乎其時北場竣事得稱上意惟南都因總考故臣孫世芳之變至於爭席故僅一行復輟今外省即未復舉而兩京考官寧不

可遵先制援近典而特一舉行哉夫豈竊幸斯世涵育於豐芑之仁遭逢於熙洽之運論極盛至治者莫如今日然士習愈敝公道益壞群然而頹靡矣勢之所極當亟有以反之不可後也今屆大比之期凡有志之士莫不翹首跂足以望曠典之行竊思所以新其耳目而一其心志者宜無以易此蓋識輔實風敎之始四方人士所輻輳也同考之官又得與總考擅去取者也矧江南尤鉅麗繁華之邦織文錦貝之饒視天下爲最而馳騖奔趨之習如水之下而不可止乎

任之重則其典宜隆委之專則其人宜慎當鉅麗繁華之邦則其防檢尤宜嚴令之所聘學官豈無清修積學可膺是任者然此以數求彼以數應非有選擇其間也藻鑑未必盡當而苟且因循之弊亦或隨之況總考二人既限於精力之難徧而教職分甲又無以展其兼濟之能邇年以來抱才者有壅閼之嘆孤寒者深鬱抑之嗟豈不為無其故與夫人才得失實關世運盛衰而求士於考官猶索模於陶求鑄於冶也埏埴鎔範之理未有爽者使授其職者皆經明行

脩之臣則所羅而致者必皆積學知名士也苟以冒濫而得猥瑣而混平居無學問之功欲其從仕有經濟之效難矣如是而欲風俗之厚治理之隆不亦萬萬無是理哉至於序坐之禮則同考諸臣當遵前在嘉靖年舉行之時有定議矣循而行之可也奉公體國期得人以事吾

君則同寅協恭實諸臣自靖之職其無俟於言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該部會同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學方正者届期特允是選每房量加數員或純用部臣或參一二

教職則委任特隆人思自盡所以鼓舞眞才而成作新之化者不在是哉再照考官惟其賢不惟其人法貴無弊而後可行今兩京考官往往循資而推有以本省之人而典試事者夫循資則人可預擬本省則親知易通宜於摠考之官擇譽望最隆素孚於時者充之而不泥於資序之循預考之官籍在南者不得爲南考籍在北者不得爲北考則私門可杜而大公可布此其所當申飭者也又民間俊秀未嘗學問無視入監爲捷徑一藉其中遂百計夤緣至以曳白而

致青紫又兩畿人士所深憤悒者近科臣張維新欲嚴覆試大臣子弟而俊秀中式者獨可容其冒濫乎此亦當申飭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愼擇考官稽查原籍仍會同都察院科道官係俊秀中式者各于揭榜後嚴行覆試庶紀法明而弊竇清矣臣待罪南臺目擊時事深惟科場懲創之際正人屬望之秋故敢獻其愚戇惟　賜採擇施行

肅臣綱挽士習疏　俞咨禹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上

臣惟朝　覲以計吏治會試以羅英才二者均
國家鉅典三年而一舉之聚四方之臣民以聽
朝廷之政令視京師之風俗其所係治道之隆汙生
民之休戚非渺小也故餽送不禁或以起寵賂之端
糜費不經或以長貪饕之漸又何以肅臣綱挽士習
使吏清民安風淳俗美以成雍熙悠久之治也哉臣
待罪留臺論思是職敢述朝　覲之官餽送爲弊
會試之士糜費爲苦爲我　皇上陳之夫朝

覲之典倣周家述職之遺意計幾省群工之賢否淑慝而上下黜陟之要以爲安養民生計也 臣 聞正德弘治以前臣綱整飭餽送不行如先臣于謙所云清風兩袖朝天者其時之淳龎何如也嘉靖末年權奸秉柄賄賂公行內外臣工一以餽送爲禮故郡邑之吏有潔已愛民澤被黎庶古之所謂良臣也然苞苴不行奸邪見妬於是有不受上賞者矣有殘酷貪墨禍及閭閻古之所謂民賊也然鑽刺通神權奸見納於是有不蒙顯罰者矣又其甚者是非倒置賢否混

消私門一通公論大抵有以賢爲不肖而挫抑終身有以不肖爲賢而一年數轉者夫中人之性孰不欲獵取功名彼見賄賂之入者如此不入者如彼是以秉

朝覲之由爲入賄之竇不偏派里甲則侵用錢糧不多取羨余則濫罰紙贖必囊橐充盈然後出一入京師視衙門之炎凉顯晦而多寡分張之筐篚載路金帛盈几送者以爲套物受者以爲常儀人奢一人恬不知怪迨權貴之歡心既結則揚揚任其所欲為而無所顧忌矣餽送之弊其流至此此維持世

道者所爲必欲嚴禁而不顧弊風之月以長也會試之典倣周官賓興之遺意羣幾省之才俊豪傑而倫選録用之亦以爲圖治安生民計也 臣 親見萬曆甲戌以前士習未壞用費未侈而前尚書葛守禮猶有揭官箴慎重士習以重始進之疏誠知士習之當端也丁丑而後倡導匪人士風大變新進之士毎以紛華爲悅開榜之初捷報有賞猶其常也廼住京棍徒巧立名色有云主考房考廝役者有云監調堂内夫皂者有云監試巡綽供給及謄榜掛號者所索不下

百金矣猶其小也至撥部辦事則有本部人役赴部
選官則有吏部人役及主考提調等官人役索賞猶
故也則所費又不啻百金矣自此之外又有餽送之
儀宴會之禮用費不貲歛取多端大抵丁丑用其一
庚辰則倍而十丙戌則倍而百矣夫中人之性孰能
不蕩心富貴彼以爲功名入手富貴可以立待是以
甘酬應之繁而願爲稱貸之舉或罄篋以用或重利
以借或諂求于富貴大賈或干謁于豪室權門必求
充所用然後已一出官郡邑則舉抵債之商賈權豪

已接踵而務取矣手足無措志氣不揚始爲抵債之謀繼爲肥家之計日甚一日恬不知恥盖必至於縱已之欲重百姓之禍雖上負　國恩下負所學不恤矣糜費之弊一至於此挽回士習者所爲必嚴革而不願弊習之漸以長也方今　聖明在上覈吏治以圖治安急求賢以充任使郡邑長吏悉洗心滌慮以待　天朝黜陟之命而計偕儁士亦敦本尚實以應　天子側席之求萬萬無餽送之事侈糜之習如臣前所言者一或頹風未變弊習求除而餽送

偶廉猶故焉其不爲　聖治之累者否也况今日入覲之官大半爲前科所取之士而今日所取之士大半以代入　覲之官而分布之郡邑彼新進之士草茅未脫學術尚眞當其家食時親見郡邑之吏廉而能官者則私心慕之且樂稱而景仰之意入計必蒙優錄也貪而無狀者則私心鄙之且嗤笑而唾駡之意入計必受顯罰也倘使入　覲之後餽送可行苞苴得入萬一有賢而未必見錄有不肖而未必遽黜則始進之士必將駭而思曰其也賢以餽送

不周也故考中下其也不肖以鎖刺通神也故考中
上遂以賄賂之果可通而廉能未必庸顯也則變淳
朴之性爲澆漓之習改平生之學爲身家之謀下以
剥百姓之脂膏上以結權倖之容悅　朝廷之政
令其何能新百姓其何能安盜賊其何能息而公計
吏之典正以爲造士之基葦餽送之風正以杜靡費
之漸二者雖若世俗常談而所關係紀綱風俗非細
故也今待計之吏試之士以次鱗集闕下
陛下試念吏治之當嚴士風之當挽也特召吏禮二

部及都察院大臣面諭以　朝廷建官爲民訓廉

爲急而餽送非政體也宜禁　聖諭諄切

明旨森嚴則中外臣工知　陛下起弊維風化民

成俗至意大臣廉潔以倡之而小臣罔敢違越矣近

臣廉潔以先之而遠臣罔敢違越矣而又定之條敎

申之禁令凡　朝覲官員者定以不謹論黜新進

之士務就澹泊以養廉節其有奔競權貴費用奢華

者定以下等住選而嚴飭科道之官用心糾察敢有

蹈襲前弊毋論權貴指名叅奏嚴令廠衛員役加意

巡邏敢有故違　　明旨毋論內外官員訪獲送治
庶禁革既嚴則頹習可回四方之觀聽一新
朝廷之紀綱益振所以貽百姓太平之休而培
國家悠久之治者端在於此

議處民饑兵餉疏　章守誠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上

臣聞王者之所天在民民阻饑而弗救則昏墊捐瘠之夫揭竿而起矣　國家之大事在兵兵缺餉而弗與則枵腹荷戈之衆脫巾而呼矣今淮揚重地水患異常爲百年所未見海防孔亟非一旦可息肩民不聊生士不宿飽貽　朝廷隱憂勢岌岌也臣謬叨任使既見且聞敢不疾首蹙額爲　皇上陳之淮揚所屬自今年三春多雨二麥不收已經撫按奏勘猶未蒙優卹也乃於五六月間風雨交窪若將倒海淮

與並溢何啻滔天淮安各州縣與太高興寶之間況
竈產蛙者十九葬身魚腹者無算巢木爲居採藻爲
食悲號震地轉徙無門生靈困苦莫可摹狀鳳徐等
處被患亦同　　皇上試取撫臣李戴疏詳讀之未
有不惻然心動者今欲徼浩蕩之恩以活旦夕之命
舍蠲與賑無他奇而若尋常之所爲蠲賑無益也何
也七年之病非三年之艾弗治也故存留可蠲積逋
可蠲則議蠲漕糧可折起運可停則議折議停故典
具存諒勿靳與然蠲停非小惠而貧無寸土將不免

向隅而悲發帑非驪虞而米貴於珠或不免握金而
死 臣愚爲今日計則莫如 請留漕糧矣漕糧因
太倉之粟而委積相陳非若帑金之告詘也淮運皆
便艘所經而隨取隨足非若輓輸之勞費也運卒之
行糧與夫耗米皆可收之以濟非卒二石而用一石
漕糧之留其便若是合無於附近地方扣留四十萬
石聽撫按酌量淮揚徐等被災輕重貧民多寡分發
賑濟庶奄奄殘喘可望延生而於 國計亦無大損
如不得已則以二十萬平糴之價每石五錢或四錢

糴完銀歸户部下無玉粒之愁上有不費之惠兩利
之策似可耳若給帑金已有成命仍將前粟盡許平
糴其全活豈止百萬生靈而已哉我
皇上好生之仁如天視民之饑由已謂不忍四十萬
之粟而忍百萬生靈之命必不然矣狼山濵海諸營
向幸承平日汰月削積靡之氣幾于重地頃因倭奴
大逞防禦勛勷諸臣建議添兵增餉大非得已顧二
十一年之餉狼山尚少三萬六千八百餘兩二十二
年之餉各營共少四千五百餘兩狼山歲用四萬七

千九百餘兩該撫臣先後具　題討口授炊用心
良苦及至部臣議伏兵部諉之戶部戶部諉之撫按
則何以故夫兵增餉益理勢固然部臣知之矣士瘠
差繁不堪加派部臣知之矣庫藏空竭勢難容巳部
臣又知之矣顧於今年所待哺明年所儲蓄動則曰
不敷之數自行議處豈以神輸鬼運之術望撫按哉
蓋大將東征一戰而平壤復再戰而開城收三戰而
王京克破竹之勢前無堅壘倭且度漢江而脊息於
溟渤嶼島之區審如是則兵可漸撤而餉省此部臣

意也而今大不然也繕城結屋如虎負嵎摽掠攻圍如鯨鼓浪方憂晉州之不可援王京之不可克而尚望其去釜山歸日本乎乃臣之愚則又以爲關白非易與也狡焉啓疆其謀叵測住釜山則東北急歸日本則東南急無論倭之歸不歸而江海兵防斷嚴無日若之何可一日無餉哉臣又據遊擊濮朝宗稟稱連日正理兵防不意黃淮奔暴湖水決堤海潮上湧廟灣適當下流將新建營房冲去二十餘間人馬棲息無所只得移就高阜屯牧官兵遭患等情夫郊原

況陸腹裡猶然海濱之地可知已下民艱食城市猶
然濱海之兵可知已舉一廟灣而諸營又可知已合
無查照原題狼山二十一年缺餉二十二年歲餉或
於戶部全給或戶工兵三扣留起運錢糧各營二十
二年所少歲餉或淮馬價餘鹽各留五萬二千宜無
不可不然各差按臣贓罰濟邊之用暫議借留可也
淮揚兩關船料解京之額暫議借留可也總之通融
支給在是正餉　皇上之財防海防邊皆
國家之事緩急後先固有次第而今日江北之餉乃

最急而所當計者倘釜山之倭揚帆流突則徐淮將士犯其先鋒狼山左右諸營皆爲後應江北江南卒然騷動當是時將一心以策兵又一心以議餉不惟士有飢色而桑土戶牖之計亦晚矣臣又聞之理財急矣用人要焉唐建中初國用大困任一劉晏爲海東轉運而軍國遂饒今豈無若人哉兩淮額鹽七十萬引餘鹽銀六十萬此舊額也先臣霍韜曾監兩淮餘鹽可得三百萬引今日濟邊之數僅僅三分之一利不可盡收也近科臣廉知府石崑玉賢狀特

推轂業蒙　皇上簡命矣及今趣令赴任設法經
營使三百引餘鹽息歸公帑豈特區區江北兵餉可
仰給哉伏乞　皇上軫念　勅下該部淮揚等
處災傷除該年分起存舊欠照例蠲停外仍將漕糧
扣留四十萬或全賑半賑或全糶半糶狼山等營各
該年分兵餉或照原額於戶部全給或扣留戶兵起
運及馬價餘鹽或照今議儘留各差罰銀兩關船料
併催運使石崑玉上緊赴任務收餘鹽之利以佐軍
興庶根本重地內消潢池之警外澄瀚海之波而

皇上南顧之憂可賴火紓萬一
宗社幸甚地方軍民幸甚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乞查礦議異同并重責成疏

黄華秀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上

臣惟聽言之道必以其事稽之則言者莫敢飾實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臣伏閲邸報見陸松曾長慶等條陳開礦事宜既稱其利如彼矣乃科臣程紹等又力言其害如此利與害臣愚昧固未敢定其指歸然言利者證之 世廟言害者亦證之

世廟臣以爲此一事耳不應舛錯若此竊意

世廟去今日未遠文卷簿冊應有可查

陛下試勅該部　先朝當日胡然而開胡然而止其所得之利孰與所失之害一據案可明也果松等言實乎則必然之利佐　國家之急官帑不傾民力不殫此所謂不竭之府也　祖宗故事誰敢故違後有言者罪以阻撓百喙奚辭如科臣之言有徵也則無論其別有不必然之害而即其無利
先朝已中止矣今日奈何蹈無益之舉紛紛錯出以招鶚一有之害乎豈松等能以天地爲爐萬物爲炭陰陽爲治別有神輸鬼運之術乎不然其欺罔既明

衆以爲可正之以法使進言者不敢以當事漫試於
所[illegible][illegible]用　陛下亦因是而可以知忠邪之辨又
參伍之說也若謂今日不用官開與民收利視礦者
不同乎則又不應援　世廟之事爲證假飾說以
欺　陛下也且利在則爭人衆則亂苟非畫統於
官勢固不能息爭止亂也民六官三之說臣不知松
等何以行之倘　陛下欲姑試之乎則亦請就近
暫開一路俟其長便然後將產礦諸處逐一開採此
不過外府寄之未爲晚也不必遽以未睹之利遺使

旁午輕傳呼召以搖人心也臣故曰礦之利害兩言可決也抑臣又有獻焉今日開採爲　大工計也領　大工所需直財乎哉人亦有言得任事之臣勝得百千萬鐶今工部尚書非所稱將作大匠者耶乃列名推補十未一用此臣之所未解也將謂左右侍郎亦足辦乎臣以爲此猶二之也天下有分理有總理其任不可溷也任事之權分則輕專則重其柄不可移也故官事無攝春秋紀之垂作共工虞廷咨之今必欲以侍郎而缺尚書之任是六官可五九列

可八恐非虞周設官之意也抑十人者未當
上心乎則未嘗試之何知其不勝任也此十人之外
又未見明有賢於十人者也　臣願
陛下勅吏部於十人中會推其尤者二員　進呈
而録用其一彼責任既專總成攸寄將群職㮣勸百
堵皆興木屑竹頭綜理周密所爲　國家無涯之費
者不知其幾十倍矣至於諸臣捐俸在大臣固爲體
國之忠在小臣未必非迎合之意且爲祿已薄所濟
纖涓而遷轉不常又成畫餅穛沓陳請體統更乖徒

使遠邇訛惑眞以爲府庫空虛而郎　二宮之建亦
待括諸臣之俸甚非所以誇遠夷隆　中國盛大氣
象也　臣請文臣自閣部卿寺而下武臣自公侯錦衣
衛堂官而下如兵馬司經歷千戶等員量行議免或
自今日爲始已捐者姑俯從所願以後有請者盡行
停止以示養廉勸士至意使天下明知　朝家一體
之誼人人仰荷體恤之恩將恪供靖職爭思圖報視
錙銖之助何啻萬一閒有猥瑣襍流以貲爲官惟利
是視棄捐於此安知莫不取償於彼而以助工爲鉏

會哉夫審效程功至明也推誠委用至聖也體悉群工至仁也 陛下以仁聖明哲握樞於上今諸臣真實忠盡効力於下將 皇圖與天壤並悠奚論帝居永固已哉伏惟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乞 賜採納 勅下該部查覆施行臣愚幸甚宗社幸甚

畿民困敝乞查例責實以安重地疏

徐金星 萬曆九年任

臣聞爲治不在多言考言乃可底績今天下恭遇
皇上以明聖照臨良弼夾輔所爲奠安生民計至深遠天下舉欣欣愛戴而臣自試職南京待罪巡視乃見京城軍民愁困衣食艱難私竊異之似非今日太平之世所宜有徐思其故五兵馬司擾之也五兵馬司利弊非難知也或謂瑣屑而不敢聞耳然
皇上軫念根本圖大於細卽五兵馬司裁冗員黜贓

吏飭法懲奸已無遺慮間有一二利弊盡常節奉
欽依但事以久而浸湮法雖立而未盡或因虛文塞
責原未着實舉行者　臣　敢無擇巨細查例上陳志在
宿弊頓洗實惠大行軍民永有攸賴以上荅
明時核實責成之意伏乞　聖慈重此根本之地
憫此捐瘠之民不罪　臣　毛舉將　臣　所言特
勑該部查議施行不惟京城百姓之幸實
宗社萬年之慶也

計開

一正體統查得嘉靖四十一年該南京兵部會議題
請一款地方積弊雖係各衙門沿習亦係兵馬司阿
承即五兵馬司副指揮吏目等官不論正佐分管地
方此殆為巡捕詞訟而設至於差撥供應俱照分地
以致印信無稽指稱尤易今後除巡緝聽理照舊分
管外但遇各衙門堂票取討各項專行掌印兵馬承
行管理不許副佐攙越以便責成等因今照各官未
實遵行指稱工部分撥有一牌二牌三牌四牌之號
每牌火甲輪日折送差錢機兵鋪行經紀人等按月

三限取結斯固刀錐之末耳然疲民手掖身備肩鬻背販朝夕營營以幾數錢之蓄而卒爲貪吏攫取日朘月削以爲當然殘民爲得而不瘠再照前議巡緝聽理准其照舊分管亦屬未盡蓋此輩錙求寸取家至戶及皆自分民畫地始也乞 勅該部痛革前弊一切合行事宜統於正官而分授之不許各牌專管取索常例民始獲蘇伏候 聖裁

一革冗役伏奉 聖旨近來科道部屬等官凡奉差委即濫收書算人役專一欺公作弊罔利害人今

後着通行裁革有造言謄謗及營求復入的着本官即拿送法司重究欽此仰惟　皇上洞燭弊源痛革冗役卽衙門大小不同要其爲害則一今查據五城揭報書手到官或二十餘名或四十餘名以爲冗矣人曰此特其出官者耳每名又有貼寫數輩計之不下七八十人焉應役則分日以爲利權之贏縮而替役則計日以爲頂首之高下　臣亦知是在革之而已然革之猶不革也蓋名去而實固存也夫以一兵馬司而官吏胥徒若此其衆要皆食民之食以肥其

家者也而又翼之以弓兵數十人及白役者不可計
是五城張口千百以養食饑民何以堪命乞
勑該部查議各司令書手足任謄寫弓兵足任巡緝
而止其餘冗役一切痛革實於地方有補伏候
聖裁
一清差撥查得嘉靖四十一年南京兵部查照九年
三十二年會例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這各項
差役逐一查審減免以清宿弊權豪勢要敢有阻撓
的着科道官指名參奏欽此欽遵該本部會同南京

各衙門將會議過應留革差役緣由具題仍禁約地方總甲人等不許指倚科擾及票取物料夫匠器用等項通行知會其有公舉事非得已一時暫用者亦要印信牌票行城仍將原票呈送巡視衙門掛號方許諭辦敢有隱漏不赴掛號者俱聽巡視衙門將承行員役從重究治等因今照南中諸臣各安分守已無票取物料夫匠器用等項如曩時矣但掛號事例尚未舉行合無申飭五兵馬司今後如遇各衙門牌票務要遵例呈送巡視衙門掛號不許隱漏以致滋

蔓其巡守火夫前議留革已悉但各城差撥假手積
書奸弊百出如趙甲鋪分之差越撥錢乙鋪分又有
坐定鋪分私家役使者以致豪猾縱逸貧儒重困閭
閻不勝偏累之苦而議者方以細故忽之且事權不
一更代不常孰與地方除此患也乞　勑該部將
五城軍民鋪座查計若干每日照前會議過應撥各
衙門人夫若干清理的確通融酌派刊立木牌行令
各該地方總甲輪流徑自巡守不必仍赴該城差撥
皂等仍申明禁每月取該城不致私撥人夫取用物

料并結呈遞查考庶差役均平奸弊盡絕而地方肅
清矣伏候　聖裁
一立保甲查得保甲之法節經兵部題奉
欽依在外府州縣不分城市鄉村十家爲一甲甲有
長五甲爲一保保有正書門牌置戎器平居則互相
覺察有事則互相應援此亦足稱弭盜善策矣今在
外府州縣多已行之而京城獨未之舉知有火夫巳
爾夫京城五方襍居商賈輻輳奸民之未易窮詰奚
啻外郡而土著富姓多置店房容留勾引不問來歷

官司又不立法漫無稽查即有地方總甲故多無籍市虎或孱弱貧氓耳緩急奚賴焉合無准令京城内外一體編立保甲愼選殷實謹厚之民爲之長爲之正除守望譏察外不許別項差擾其勸戒功過等項並查照在外事例施行亦不許五城官吏苟且塞責及因而生事擾民務不失古鄉井守望相友相助之意實於弭盜良便伏候 聖裁

一廣賑恤查得洪武初令天下置養濟院以處孤貧殘疾無依者而又特 勑京城聚寶門等處置三

飯堂毎年光祿寺支米一千八百石惜薪司支柴一十二萬斤油鹽諸物稱是內守備差官督率厨役造飯以給貧民恩至渥也緣與巡視衙門舊不關攝近乃虛應故事漫無稽查節據各地方總甲呈報倒死乞食貧民數多 臣 慮該管官縱容下人侵漁及積棍冒頂以致貧民不沾實惠有負 恩典行查間隨據各官口稱目今四外饑饉流入南京就食人多米少不敷支給等因 臣 惟三飯堂之設出我
聖祖嘉惠特恩錢糧似不為少果能實心奉行貧民

亦克有濟今都城之內叫號相屬餓殍日聞竊恐
聖祖在天之靈尚未大慰乞　勑南京內守備會
官將內官等監及光祿寺等衙門除前額支外將各
項歲用柴米通行清查撙出羨餘增給賑恤凡遇無
辜乞食者一體查收入冊仍許巡視衙門行令該城
兵馬司正官每日會同三飯堂該管人員當官給散
按月呈報以憑查考庶貧民得沾實惠而錢糧不致
冒破是合億兆之懽心以仰承　聖祖尤
眷孚之大者伏候　聖裁

一省煩文查得府州縣官叅謁該管上司節奉
明旨嚴禁以勵職業節民力也今據五城兵馬司呈
稱統轄之多奔馳之苦除驗牌註銷載在大明會典
及該管各衙門事關體要者照舊外其餘月報事蹟
叅謁迎送領枷回風督府發放等項及火盜人命以
一事而解報守備三次候見私宅三處旦暮奔馳人
馬困乏不暇防捕乞議革免等因到　臣　臣查得前項
趨承本非舊制見今叅謁有禁外官遵奉方嚴豈容
各城尚沿舊套況職官旣奉裁革煩文相應禁止乞

勑該部查議諸不在會典該載者盡行除免其月報
事蹟止用申文舖遞火盜係干地方親報守備衙門
一次後亦遞申文人命自有法司職掌不必混解守
備衙門徒滋煩擾蓋承稟多則案牘積胥徒衆而弊
孔多不若優之使有餘暇以修職業因可損其胥徒
之柄絕其漁獵之端伏候
聖裁
一重正官查得隆慶四年吏部會題五城掌印官俱
選科目中壯年有志行者陞除奉有
欽依遵來
選充又或不由科目臣照五城兵馬司其官輕其責

重大至賊殺小至忿爭之獄咸與聽焉誠使官得其人卽如臣前所陳數者自無不得其理苟不才處此則政以賄成貪以酷濟閭閻隱痛殘蠹最深雖其官竟襬職而民巳剝膚立法之詳亦復何益臣請今後五城正官俱選科目陞任巡視衙門年終止造賢否文冊送部不必如例舉劾卽有稱職卓異者吏部於考最之後不次優擢如其貪婪姿肆罪蹟彰聞巡視衙門卽不時請

旨提問庶各官少知自愛而強盜人命重情不致枉縱且使爲之副與屬者知所嚴

俾知所承稟伏候　聖裁

請發拾遺武臣疏　朱吾弼萬曆二十四年三月上

臣惟外內所以綏靖而無大可憂者文武之材備也賢豪所以布列而無甚不職者黜陟之法嚴也故委任簡授不以武弁而輕責成稽覈不以武弁而略載在令甲文職有考察武職亦有考察文職考察有拾遺武職考察亦有拾遺歷查　祖制武職大計毋五年一行命曰考選軍政如期兵部題　請行令各武臣照例自陳恭候　聖明裁定去留中間有不協公論者聽兩京科道官拾遺糾舉剏規定法

至詳至密　祖宗深意蓋以權專於司馬詢廣於
言官武臣既有所束而不敢肆司馬復有所憚而不
敢私且也賛刺罔施神奸靡遁我　國家自有武臣
以來内無破柱之伏外鮮吞舟之漏勲戚免跋扈之
虞帥裨絶跳梁之釁名俟宿將安攘震赫未至於尾
大不掉者胥此有常　令甲足節制鈐縛之耳臣以
迂劣謬蒙　皇上拔置南臺會萬曆二十三年正
係五年考選軍政之期例與采訪十月内隨諸御史
於南京都察院清議堂會議走使四出博諮中外當

事者又相盟約悉心殫智集見衷聞務在核眞罔眩耳目六科給事中亦設淸議堂於會同館其議諮盟約極其訪覈者不異臺臣預圖叅計已非日月待命下有去留卽報六科集諸給事中十三道集諸御史各於其淸議堂啓所博諮陳所見聞非惡條彰灼耳目僉同共稱遺姦者不輕入論列臣得逐隊與議覼臺省之公之愼不縱不枉爲　朝廷剔蠹又爲朝廷憐材有如此則　皇上欲執軍政大典勵世磨鈍庸賢法遯戢冠竊遐奠封陲措寰宇億萬年

泰山之安者臣愚謂北科道之拾遺不可少而南科
道之拾遺尤不可少也頃者南京兵科等科諸科臣
會同有疏參童元鎮莊德福劉巨安等矣南京浙江
等道諸臺臣會同有疏參童元鎮馬孔英賈邦信等
矣先是北科道之疏並奉 旨下部處分乃南科
道之疏竟未奉 旨迄今不獨臣等驚愕合兩京
文武百官人人驚愕相訝拾遺 祖制二百餘年
未嘗廢格於南一旦廢格臣誠有所未解倘
皇上別有疑於科道諸臣并其公論疑之則過矣何

也以一人參一人非甚不肖尚不敢懷私滋毀自非欺誑得罪名教剏群諸臺省參諸武弁曾誰私憎私愆而肯共爲私毀者試詳科道兩疏人有事欵欵有確證風聞據以實跡月旦出於公評萬萬無顛倒是非以白爲黑以賢爲不肖者　皇上可無纖毫疑也諸臣之疏無可疑而日乂　留中其不便者有三臣敢畢其說焉拾遺之典上肅　朝常下警有位南北臺省從來不偏廢此　祖宗舊制更南都清議最重是非最公今昔所談一旦不顧清議之重是非

之公而關數百年不刋之　令典其何以示作求而風庶官乎一不便武弁之流寡廉鮮恥者比比砥名植義者尠焉有其防之猶虞恣肆奈何縱之而漫不防也煎此未經彈射行固恣睢心實畏忌一經彈射非自矜脫網之得意則回思破甑之難完將貪縱奚所不至望之慼　恩激濯効其死力者必不得之數也其何以化貪庸而收功能乎二不便兵柄之重士卒賴以作馭中外倚以干城彼名玷彈章者雖蒙曠蕩非極孟浪喪心斷難居然視事春汛屆期武備宜

飭　陪京重地操練重權都督胡大忠可以貪耄不
檢爲科道所叅論之身仍得與科道共事京營乎臣
見其垂首喪氣對人無色率下不威舉一大忠他可
知已不幾致中外兩地潰士卒而撤干城乎三不便
夫一停閣而其所不便乃爾　皇上不可不動念
也臣等科道仰遵　祖制俯循職掌共矢天日畢
竭愚忠就令中有未當　聖心者恭候　命下
該部覆議上　請總歸　聖斷其去否非臣等
所敢與或欲一二留用不妨　明示安心供職使

得展舒圖報以副使過之仁奚爲滯常典駭觀聽令
諸武臣靡所措手足耶 臣 前幸濫與衆議今冒巡視
營務近閱東封可疑諸疏恐倭情之叵測觸汛防之
戒嚴慨營將之匪人慮責任之難諉敢曆鈇鉞昧死
懇
請伏乞 皇上念 祖宗之成憲難廢
察諸臣之公論無他 亟賜俞納將南京科道所
糾董元鎮徐文煒祁光祖胡大忠馬孔英姚一元華
德福吳廣劉巨安干以歸劉登洲賈邦信等
發下兵部從公酌議具請 旨應罷斥者罷斥應革

任者革任應量處存留者量處存留庶介胄知創艾

舊章不愆忘帳中有孫吳塞外多頗牧而　留都臺

省不為虛設矣臣不任戰栗隕越待

命之至

議革選籤減錢爐疏　李雲鵠

臣惟今天下號稱多事矣吏治日頽用人急焉而選法不善人將不得所用　國用日匱理財急焉而錢法不善　國將不得所利則今日吏部大選之抽籤南京工部鑄錢之增爐誠不可不議處者臣請爲我皇上言之我　國家以官人之柄付之吏部專責以別材賢弘化理也從未聞以選除大典憑之籤者自請託盛行而前吏部始議用籤以矯其私意誠公也豈知籤一設則反爲籤所束南與北或相左矣人與

地不相宜矣甚且選後而告改者紛紛矣夫南北不宜害猶在一人也人地不宜不害及郡邑乎害若此奈何猶拘拘然株守一籤也故籤之當革不但如往時或撿籤或換籤爲士人所閧闞即如銓曹責在知人止緣籤在而任拙之縱有月旦之明何所用焉則器使之謂何而臣所謂選法之久敝者以此我皇上酌鑄山之政付之工部蓋責以裕貨財前民用也從未聞以鑄錢一事頓增多爐者自水衡告詘而南工部治議增爐以濟其用意誠善也豈知爐一增

則反爲爐所困今據告爐增至六百座矣銀七分五釐易錢百文矣甚且商賈畏行錢不敢入京矣夫多爐多利爐可加增也今爐多錢滯官民不交病乎壅若此奈何猶泄泄然不爲之所也故爐之當減不但如近日錢止行之京不行之外爲都人之大蠹即如工本之費不貲秪緣錢多而賤出之遂致利不償費國何益焉則持籌之謂何而 臣 所謂錢法之大壅者以此夫邇來鑽刺成風 臣 方欲以白簡杜邪徑豈以抽籖革弊反欲去之以潰其防倉庫如掃 臣 恨不得

以多方濟燃眉豈以增爐利用反欲減之以掣其肘良有見於吏部原號爲銓衡必遴選羣材如衡之錙銖不爽而後可若徒用籤而不用衡使人謂銓部爲籤部是之謂有選而無法 臣竊謂人材惜之蓋用籤以示公道孰若去籤而使公明之并用也故採之輿論咸以爲革籤便財貨原謂之貨泉必以錢法流通如泉之流行不滯而後可若行錢而不類泉使人視制錢如棄錢是之謂有錢而無法 臣竊爲耗費惜之蓋多鑄以開財源孰若少鑄而使源流之無壅也故稽

之民情咸以為減爐便雖然臣又有說焉
朝廷自有大體在主官爵者當求得人以報
主恩不當守陋規以廢職掌况秉心誠公卽請託何
敢至前而區區藉三寸之竹以謝人眞同兒戲理財
自有大道在司錢穀者當求長便以充公儲不當持
一端以爲完計况稽察誠嚴卽節省亦且無筭而區
區守數百之爐以坐困何濟時艱是又在當事者勉
圖之耳以上二事臣有激於衷久矣且錢法通塞又
該臣等毎季具奏故不避嫌怨謹據事直陳如此

知兩部之有識者當必有同心焉伏乞 皇上勅下吏工二部再加查議吏部之籤南京工部之爐應否一革一減第革宜速革臣無容喋喋矣減雖徐減然亦宜設法能令處處行錢而後爲得策總之俟兩部 題覆請自 聖裁庶人材各適於用而吏治日隆錢法不至於壅而 帑藏可裕其於用人理材未必無小補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